72

禮記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檀弓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别録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疏公儀至立孫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爲友又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爲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爲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注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正義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祖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絰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祖免明不皆在者則否 注

公儀蓋魯同姓 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 注 去賓至大夫 正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俟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 注 文王之立武王權也 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左右就養無方 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

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

事君有犯

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疏 事親至三年 正義曰此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 注無犯至幾諫 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 注左右至常人 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 注勤勞至爲制 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 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爲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爲制

注既諫至言之 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奬擥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

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注）不可侵官

正義曰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爲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詩欒書棄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注）方喪資於事父

正義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注）心喪至爲制　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爲恩愛成己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閒爲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閒爲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宅欲文過）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疏）季武至之哭　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武子至孫夙　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注）自見至文過　正義

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　吾許至何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仮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仮則安能自子不能及爲仮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仮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

疏　子上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禮爲至服耳　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今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子思至而汚　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

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　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　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疏　孔子至至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己各以爲頹然而順序也　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注重者至殷可　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后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以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後稽顙周先稽顙而後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後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爲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爲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後拜也重耳既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以主人拜

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爲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揔屬三年之內熊氏以爲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手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爲頭至手也此荅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爲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士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荅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褒拜者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爲

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爲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郤至三肅使者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 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 孔子不應以其非禮 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 疏 孔子至脩墓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 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 注 周禮至士制 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 曰防墓崩 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 孔子泫然流涕 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 有人弔者而天子

拜之爲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

疏孔子至覆醢　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

注寢中至親之　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

注故謂死之意狀　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

注時衛至怖衆　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疏曾子至哭焉　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也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

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

其喪則弗之忘矣言曾子則之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疏 子思至不樂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 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 注言其至之屬 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二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實計可使長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賒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弓矢耒耜兩軶兩杇槃匜燕樂器甲冑干笮杖笠翣等故云之屬也 喪三年以為極亡 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為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 注謂死至吉事 正義曰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耶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

欲發以問端五父衢名蓋聊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喪冠不緌去飾臨

孔子至於防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聊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注孔子至不告　正義曰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揔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

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注慎當至知禮　正義曰挽柩爲引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考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輤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輤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輤取諸侯輤同名故飾棺以輤云葬引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七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揔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有虞氏瓦棺

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

夏后氏堲周

火孰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

弟子職曰右手折堲

殷人棺椁

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

周人牆置翣

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略未成人

疏　有虞至之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椁所起及用棺椁之差各隨文解之　注始不至上陶　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椁之象今虞氏既造

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連言椁者以後世聖人其文既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 注 火孰至折堲 正義曰火孰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孰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孰曰堲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 注 椁大至上梓 正義曰椁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椁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爲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 注 牆柳至制文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揔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揔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內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 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

大事斂用昏 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

戎事乘驪 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

牲用玄 玄黑類也

殷人尚白 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

大事斂用日中 日中時亦白

戎事乘翰 翰白色馬也易

曰白馬翰如牲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

疏 夏后至用騂　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郤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上三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

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沉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注昏時至事也 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注爾雅曰騋牝驪牡玄 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騋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騋牡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度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騋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 注玄黑類也 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爲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 注翰白至翰如 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离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設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爲白色案彼以幹爲翰者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爲幹望經爲義以此不同 注物萌色亦 正義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蕎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 注騵馬白腹 正義曰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穆公

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幦

疏 穆公至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穆公至曾孫 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曰哭泣至子達 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荅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者既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爲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而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秖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襯棺自用縿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秖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

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令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

疏晉獻至子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

文解之 注信驪姬之譖 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
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鴆於
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 注蓋皆
至文公 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
故云皆當爲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
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
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
則置藥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
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
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
母弟也 注言其至嬖妾焉 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大
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
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
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

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
弟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
命太子祭齊姜是蚤卒也 使人至而死 時狐突謝病
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
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
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
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
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
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爲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
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 注前此至別氏
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
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
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
前謂閔二年伐皐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皐落氏在
晉都之東居在山內皐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
山皐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

云狐突別氏狐是惣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 注圖猶至稱疾 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臯落去此不遠知自臯落反而稱疾也 注既告狐突乃雉經 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繆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爲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鵠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城廟 注言行至之有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爲恭以其恭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笑其爲樂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復也

疏 魯人至善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魯人有朝祥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爲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 夫子至善也 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

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識彈琴而識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禮記正義卷第八

禮記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輿右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

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爲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于乘丘者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注縣卜皆氏也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

注戎車之貳曰佐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爲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末微也

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

注二人赴敵而死正義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

注圉人至裏肉正義曰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

注周雖至爲爵正義曰知周以士爲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爲此記又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曾子寢疾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己病故也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疏曾子至而沒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華畫至爲刮　正義曰凡繪畫五色皆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笫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笫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睆睆黃鳥傳云睆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爲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字爲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爲刮

注未之能易己病故也　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己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

乃更驚駭 注 曾子至覬也 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含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文 曾子至已矣 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己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什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愼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己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爲大夫則己所爲當須依禮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不得寢大夫之牀也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 始死至廓然 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 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 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自戰於外陘始也 戰於外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

邪妻復之以矢蓋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上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疏 邾婁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

於至招竟　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

注 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竟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竟冀其復反然招竟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上文句

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竟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

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十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無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衰爲上總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爲弔服者以緦衰是士之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

誨教也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

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

疏 南宮至八寸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 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辭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子誨之作髽法 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爲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爲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 注 南宮至兄女 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 注 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 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

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 注 總束至八寸 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爲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加猶踰也

疏 孟獻至等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閒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閒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閒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

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卜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毋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

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爲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輒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爲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志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疏孔子

至笙歌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　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譜和也　注五日至以氣　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疏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爲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爲纓也　注譏其至有若　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爲纓則當以玄色爲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繼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云孝也

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

厭行止危險之下

溺不乘橋船

疏　死而至厭溺　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　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己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　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爲崩墜所厭殺也　溺謂不乘

橋舩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爲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

子路聞之遂除之

疏 子路至除之 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言其似禮樂之義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疏 大公至仁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制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

禹愛樂其王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　禮
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
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
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
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
云狐死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
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
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
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
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
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
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　注齊大
至營丘　正義曰知留爲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
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
人也四岳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爲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
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

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
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爲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
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
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
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
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
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
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
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
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
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
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下云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
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
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伯魚

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 伯魚至除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 注嘻悲恨之聲 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

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

蓋三妃未之從也

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三以定尊卑

季武子曰周公蓋附

附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疏 舜葬至蓋附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 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 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爲疑辭 注舜征

至爲郡　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叩蒼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於九嶷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　注古者至尊卑　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棄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爲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横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察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爲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疏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　注見曾至適室　正義曰案上

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垼于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垼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故也

疏 大功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鈔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曾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開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吾今日其庶幾乎

言易成也

疏 子張至幾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昂其子之爲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爲死無

功名可録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　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異也言吾若平生爲惡不可幸異爲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異爲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注申祥至執是　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大史官脩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不容改新閣皮藏食物　疏曾子至也與　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　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士喪禮復幠畢以脯醢外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　注不容改新閣皮藏食物　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婦人倡踊

有服者婦姒婦小功倡先也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疏曾子至亦然　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小功不爲位也者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須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爲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

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 注位謂至爲也 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 注娣姒婦小功倡先也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賢宣公夫人聲伯之母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謂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爲先 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比以外皆不爲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壹哭而已不爲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疏古者至古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房以上也縮直也房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 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

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己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吾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疏曾子至能起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　曾子謂子思伋誇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己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為繼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以己恩怪之

疏曾子至可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仝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秖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衞未聞

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贈者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疏伯高至伯高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冉子孔至貸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孔子曰至伯高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徒猶至傳乎正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誠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明恩所由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疏伯高至拜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別親疏也正義曰兄弟親父

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 注別輕重也 正義曰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 曰爲至拜也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 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 以爲薑桂之謂也 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疏曾子至謂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注爲記至薑桂 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爲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爲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爲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明目精 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痛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怨天罰無罪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 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疏子夏至久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　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

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

疏夫晝至於內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　注大故謂喪憂　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　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

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注 內正寢之中 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比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 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高子至爲難 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 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皐 注 言泣無聲如血出 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淚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言笑之微 君子以爲難 言人不能然 疏 高子至爲難 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言笑之微 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齒露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爲難以高柴所爲凡人難可爲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衰 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爲褻喪服邊偏倚也 疏 衰與至服勤 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外數形制必須依禮文著服不得爲褻之事各依文解之 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外纓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 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

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　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　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　騑馬曰驂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　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　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子

至行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前曰君所使舍己　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　賻助至日驂　正義曰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爲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驥是中騧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　子貢至行之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

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爲之出涕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魂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疏孔子至行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慕謂至還然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存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而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二三子亦皆尚右（倣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 孔子至尚左　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注喪尚至陽也　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己）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不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不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己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

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殆家莫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

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疏孔子至而沒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　注欲人之怪己　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注梁木衆木所放　正義曰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

注以上至不萎　正義曰泰山梁木並指他物譬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己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

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

注蚤坐急見人也　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

泰山至安放　上既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總遠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

夏后至之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爲主猶尚西階以爲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檀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至明堂具解 注言奠者以爲凶象 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 注孰誰至將死 正義曰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閒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禮記正義卷第九